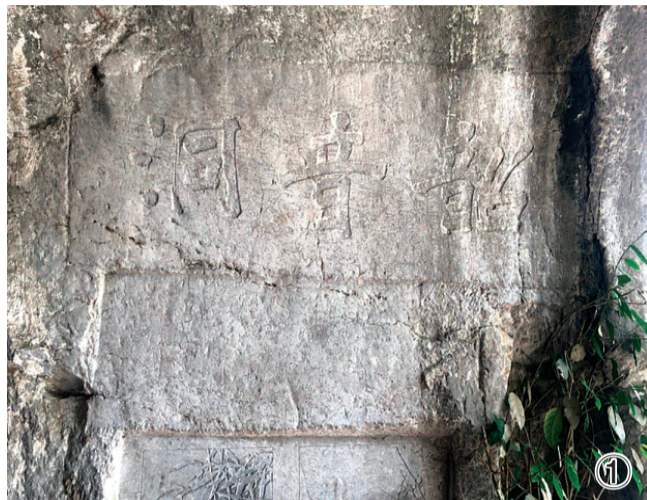


## 张栻：我的后半生

□本报记者杨湘沙 文/摄



如前所述，张栻的老爹张浚一生致力于南宋的收复中原大业，但天意弄人，虽鞠躬尽瘁，终究还是死而后已，没有成功。这里面的原因有很多，有客观的，比如说下级有畏战情绪、不听指挥，比如上边的皇帝一会想打一会想和，让很多人搞不清状况；也有主观的，比如两次主持对金作战，都是先胜后败，张浚不可能没有责任，失去皇帝的信任，被朝廷冷落，那是迟早的事。

从四岁开始，张栻就一直跟在张浚的身边，从1137年初次被贬，到1163年张浚重回权力中枢，这二十多年里，一家人从永州到连州，又回永州，再到潭州，总是处在一种不安定状态中，其间老爹的际遇肯定被张栻看在眼里。张浚肯定会教导张栻要走忠孝仁义那条路，张栻肯定也是学进去了的，但是张浚复出一年即吃败仗然后客死他乡，以及之前二十多年的流离生活，残酷的现实应该是让张栻放弃了一些老爹张浚一生追求的东西的，或者说，让他选择了另外的方式，比如说：教化民众，让底层百姓摆脱愚昧状态，才是张栻的经世之道。所以，除了一门心思进行理论研究和尽心尽力当好地方官以外，后来我们也没怎么见到张栻喊要继承老爹遗志之类的大口号。当然，这应该也和当时的大环境有一定关系。

南宋孝宗淳熙元年（1174年），张栻四十二岁，这时张栻在潭州知府刘珙的关照下已退居长沙三年。张栻本来以为为教书、了此残生也就这样了，谁知戏肉来了：“上复念公”，乃诏除旧职，知静江府经略安抚广南西路。

俗话说：最是无情帝王家。张浚都死整整十年了，皇帝终于想起了张浚？这说明，这个时候的宋孝宗，虽然还不算很老，但年近半百，开始怀旧了。

但为什么独独会在这个时候想起张浚呢？因为宰相虞允文这一年死于任上。而虞允文死后，南宋再也没有出现像虞允文那样名声卓著、坚决主战的重臣，孝宗赵昚也不再有了恢复中原的雄心壮志。这个时候的宋孝宗，抚今思昔，突然就想到了那个一心想要收复中原的张浚，也在情理之中。

之前，张栻也吃着皇粮，但那主要靠旧人刘珙照顾，这下有了宋孝宗的招呼，张栻这皇粮自然吃得更稳当了。

## 接过范成大的枪

淳熙二年（1175年），张栻接过了范成大的枪，站在了静江府知府的岗位上，顺便在桂林把整个广西都管了起来。

按照惯例，来到新的地方任职，正式开展工作之前，有几件事情是必须要做的。一是会见地头蛇，包括留任官员和地方士绅；二是重新洗牌，组建好班子；三是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古迹拜一拜，以示对传承的尊重和继承。

会见地头蛇简单，你不见，都会有大把的人排着队想见你；重新洗牌则是个长期工作，边干边观察，再重组。考虑到南宋官员任职时间普遍较短，一般重组的动作都不会很大，覆盖面也小。我们所知范成大最大的动作是把周去非从钦州调了过来，然后周去非重回钦州，张栻貌似没有挽留。

这么一看起来，张栻的大动作主要体现在第三方面，即去名胜古迹遗址这些地方拜一拜了。经历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，桂林的发展日新月异，可供张栻凭吊的地方不少，但当中，意义最重大的，还得属虞帝庙，也称舜庙。本地学者普遍认为，舜庙是桂林寺庙祠堂中历史最悠久，也是最庄严、最有气势的一座庙宇。相传舜帝南巡时，曾到过虞山——这不奇怪，今天的虞山依旧是沿漓江进入桂林市区前所见到的第一座山，舜帝没继续往下游走，也属正常，因为舜帝的年代太早，那时桂林还没建城呢——还在虞山北麓的黄潭流转过。后人为了纪念舜帝，在虞山南麓建了舜庙，并把黄潭改名为皇潭，又名皇泽湾。

首次建舜庙是什么时候？太精确的点很难考，但有传说认为是由晋代南迁来的中原人所建。可以想象，舜庙初创时，规模不会很大，估计也就是搭个棚子刻块石碑有个烧香的地方而已。所以，唐朝大历年间，桂州都督李昌巽在旧址上进行了扩建，目的大家都懂，旨在使中原的封建帝王正统思想在南方立足，成为从思想上感化南方各民族的一个重要工具。所谓居高临下，势如破竹的意思吧？

从唐朝大历年间的李昌巽到南宋淳熙年间的张栻，时间已经过去四百余年，期间皇帝换了无数，官员更是走马灯一般，和灵渠一样，年久失修乃是大概率事件。于是，张栻去舜庙拜祭的时候，舜庙已经荒废，满目苍凉，“周视栋宇，缺坏弗称”，看得张大人“惊栗汗下”。这还得了？这可是岭南百姓的精神寄托所在啊。没说的，一个字：修。

今天的舜庙，格局又不一样了，经过近千年来的不断修缮改造，已经变成了虞山公园的一部分，规模庞大，游人如织，香客众多，绝非当年可比。但如果如果没有张栻的这一次大兴土木，舜庙后来会变成个什么样，还真的很难说。毕竟当年那个地方，已在城外，而且离城还颇远，一个疏忽，很容易就被败了的。

张栻是位大家，知道在建筑物之外，赋予文化加成的助力作用，所以，他写了文章《祭虞帝庙文》。这还不算，他又专门邀请朱熹写了篇美文，题额为《有宋静江府新作虞帝庙碑》，摩崖刻在了虞山石壁上，记录了张栻扩建虞帝庙的良苦初心和深远意义。

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没有，这可是个系统工程，早得很呢。

在修建舜庙的过程中，工人们在虞山脚下发现了一个透山的石洞。虽说桂林多石山，有山必有洞，但这个山洞正好位于舜庙的后方，南北通透，前实后虚，虞山又北立为障……这也是蛮有哲学韵味的地方，张栻怎么会放过？自然是命人开发，并取名“韶音洞”。

经过张栻指导开发的韶音洞，风光绮丽，即便你愚昧不化，来到这么个好地方，也很难抵得住诱惑，多半会驻足感受一番。如果你恰巧受大家影响，潜移默化中又能感受到虞舜帝的风姿、理念，那就不枉费张栻的工夫了。这处山洞，洞南松木郁郁葱葱，洞北皇潭碧波荡漾，洞南的松林涛声与洞北的潺潺流水声遥相呼应，宛如虞舜帝创作的“韶乐”正在演奏，学者认为，这就是张栻取名韶音洞的原因。

从这个洞的开发过程来看，张栻是要比他的好朋友也是前任张孝祥要高几个段位的。张孝祥把象山水月洞擅自改名为朝阳洞，引来后任范成大的不点名批评，张栻就不会这么干，他搞的是原创啊。为此，张栻还专门写了篇文章，叫《韶音洞记》，刻在了韶音洞北入口的石壁上，如今依然清晰可辨，供后人琢磨。

修建了舜庙，开发了韶音洞，但好像还差了点啥？哦，原来还应有一处点睛之笔：南薰亭。老爷少主人在舜庙和韶音洞里感时伤怀的时候，家属有个地方歇脚嘛……感伤完之后，这里也是个杯酒盏茶打发心得体的最佳场所。张栻是在1177年秋让人建的这个亭子，这个时候，距离他离开桂林已经时日无多了。今天的南薰亭显然是重建过的，但坐在这个亭子里小憩，轻拍栏杆，看巨松高柏掩映下，皇泽湾的潺潺流水，很容易就会生出些不知今夕何夕的感觉，骚乱胀满的心一下子就放空了。

## 我们不一样

扩建舜庙和开发韶音洞连带建南薰亭，是后人记载中张栻来桂后的最大手笔，实际上，张栻干的远不止这些。在桂三年间，张栻共留下摩崖石刻五件：象山水月洞一件，虞山韶音洞一件，隐山北麓洞一件，普陀山冷水岩一件，普陀山弹子岩一件。

多吗？不算。少吗？起码也比张孝祥多。虞山韶音洞留下的石刻我们已经说过，但论及对整个静江府官场的影响力，还得推刻在弹子岩、由张栻书写、詹体仁授命镌刻的《论语·问政》一文了。这是一幅张栻教导封建士大夫为官之道的石刻作品，最初是挂在张栻的治事厅中的一幅时刻提醒自己和同僚的书法作品，后被张栻的“小徒弟”詹体仁广而告之，刻在了弹子岩上，旨在让路过的人都看得到，进而感同身受，身体力行，“不负圣人之道”。效果如何？我们不得而知，毕竟古时识字的人不多，识字又能读懂的人也少，读懂又能照章办事的人，那就更少了。但这样教化百姓的事，总得有人来做不是吗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教化之举，何尝不是相同的道理呢。久居鲍鱼之肆不闻其臭，总不能以闻不到臭为借口，就永远不想办法改变环境了吧？张栻是那个一直孜孜不倦干这个活的人，詹体仁也是。詹体仁后来也坐到了张栻的这个位置，有张栻在前，詹体仁在后，前赴后继，对桂林风气的改善，好处是显而易见的，从愚蛮走向文明，要想加快进程，是需要有人下大力气推一推的。詹体仁这个家伙我们后面可以再聊。

关于张栻理学的整个理论体系，如前所述，记者力有不逮，无法仔细阐明，但在《论语·问政》一文中，从具体的行为准则出发，要什么不要什么，我们却大抵可以看出张栻推崇的是什么。

《论语·问政》记载的是孔子和他的学生子张的一段对话，反映了孔子对士大夫从政所应具备的基本品质，即“五美”必须有，“四恶”要远离。五美指的是“惠而不费”“劳而不怨”“欲而不贪”“泰而不骄”“威而不猛”；四恶指的是虐、暴、贼、吝。虽然在今天看来，这些主张过于简单和理想化，摆脱不掉心灵鸡汤的嫌疑，但对于那个时代的官员来说，这已经堪称最实在的《南宋为官细则》了。懂怎么做官吗？不懂？好好读一下张大人节选的这段文字就可以了。

这种理论性的指导，未必人人都听得进，也未必人人都如此去要求自己，但总得有人把它有条有理地说出来吧？如何教化官员和百姓，立规矩，定法则，张栻干的就是这话。

张栻是这么教人的，他自己在桂林期间，也是身体力行，做出了榜样。所以，史料记载他在桂林时间不长，却在执政方面颇有建树。

这种执政能力，一方面有他自己的智商在线，另一方面，估计和他老爹张浚的言传身教分不开。由张栻的个人品质，反推上去，我们可以大致断定，张浚的私德应该差不到哪去，尽管张浚带兵打仗的成绩单不那么理想，但这里面原因很多，总离不开“我本将心向明月”的无奈，由于前面我们已经聊过，这里就不再赘述了。

短短的三年时间里，张栻在桂林做了大量的工作：首先是精简州兵，挑选各州聪明、机灵的士兵加以训练，教以战法，极大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；其次是整顿治安，传令各溪洞的首长、头领，晓以大义，规劝他们消除积怨，和睦相处，不得相互劫掠，仇杀生事；

第三是加强边防，派兵严加把守，以备不测；第四是减轻赋税，改革买马弊政，便利边疆百姓……按照史料记载，张栻所做的这一切，让广西在短时间里



营造出了一个民心稳定、社会安宁的良好局面，获得了百姓的由衷爱戴，也因此赢得了宋孝宗的青睐及提拔——从广西这个偏远地区回到富庶地带任职，这是张栻凭实力获得的荣誉。

当然，执政有一套，张栻最放心不下的还是教育，谁谁在兴教办学上有动作，张栻一定是鼓与呼得最要紧的那个人。所以，我们看他中年后的诗词歌赋不多，但赞赏办学的文章却一大摞，比如1170年的《静江府学记》，1174年的《邕州复旧学记》，1177年的《雷州学记》，同一时期的《钦州学记》，1178年的《袁州学记》……这一篇篇学记摆在那，放今天，不知可以做多少个名誉校长了。据说，这活张栻都是免费干的。

淳熙五年（1178年），张栻四十六岁。孝宗闻张栻治理静江府有方，乃诏特转承事郎直宝文阁，寻除秘阁修撰、荆湖北路转运副使，改知江陵府（今湖北江陵），安抚本路。张栻到任后，整顿军政，一天去除贪吏十四人，把放纵贼匪的首要官员全部弹劾——干了在静江府任上没来得及干的事情，这手段，硬。

淳熙六年（1179年），张栻四十七岁，继续知江陵府。

淳熙七年（1180年）二月六日，诏张栻以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山冲佑观。诏书未到，张栻却先于二月二日因病卒于江陵府舍，终年四十八岁。张栻死后，其弟张护护丧归葬于其父张浚墓侧。

与乃父相比，张栻在政坛上的高度不及，但张栻走的是另一条兴教的路，这条路上，作为理论大家的张栻，其影响力可能又要胜过父亲。

图①：张栻起名的韶音洞石刻。

图②：今天的虞帝庙，后面是虞山。

图③：今天的韶音洞，依然有很多游客驻足。